



叠影

谷白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慧光
封面设计：凌承伟

叠 影

谷 白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875 插页：5 字数：214千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200

书号：16114·161

定价：1.21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谷白，原名顾绍文，江苏武进人。1944年出生在上海，1963年高中毕业后即在一个基建工程队工作，嗣后又当过不止一家杂志的编辑。

他的创作活动真正开始于1978年。小说(包括短篇和中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种种形式他都尝试过，并且都有收获，但更有特色也更有影响的似乎还在小说方面，尤其是中篇小说。目前，他正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

内 容 简 介

这本小说集共收作者四部中篇。

《红花，白花》以粗犷的笔调写一群被爱情遗忘了的单身汉的精神苦闷和心理变态，最终以厂长的殉职唤醒了他们人性的尊严。取材新颖，构思奇特。《初晴》则以细腻独到之笔为一个农村妇女造像，并通过她坎坷悲欢的一段经历有力地谴责了无知、蛮干的干部作风带给人们的灾难。《越界》围绕三位知识分子对事业的追求和相互间的感情纠葛，提出了一个严酷而又现实的思考题：究竟应当“越”什么样的“界”？《叠影》则同时从正面和侧面对一个人的灵魂进行全面透视，写来也别开生面。

目 录

红花, 白花	1
初晴	63
越界	148
叠影	224

红花, 白花

卸下了一副死沉死沉的担子似的，我软绵绵地靠坐在软垫椅上，喘着。

风，从车窗外呼呼吹来，拍打着我发烫的脸，拂动被汗水浸湿的刘海和鬓发，又钻进敞开着的衣领，把阵阵清凉直送到我的心头。象三伏天喝了杯冷饮那样舒畅、爽神。引擎均匀地抖动着，震得心里微微作痒。怪不得有的婴孩非得母亲抱在怀里不停地轻轻颠着，才不吵闹，原来有这样一种快感啊。……

气，平和了，我悄悄打量起坐在旁侧的司机。

他，瘦削的脸，黝黑微红，浓眉，环眼，年纪说不准有多大——嘴唇和颧下光溜溜的，眼角和额上爬着一条条不浅的皱纹，一顶鸭舌长长的帽子压得很低，敞着蓝色茄克式工作服，双手把定方向盘，边开车边吹着口哨。

蓦然，他侧过脸，笑着接住我的目光。这

眼睛忒大胆，热辣辣、笑盈盈的。

我怪不自然地冲他一笑，想跟他攀谈几句。可是，认识才不过几分钟，说什么好呢？只得再次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搭了他的车。

“准备怎么样谢我？”他仍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异样地笑着。

我垂下了眼睑。

他“哈哈”地扬声笑了起来。

象是预感到了什么，我有点儿心慌意乱，不觉朝车门挪挪身子，坐得离他远一些，把脸扭向车窗。

车开得很快。路旁的树木一棵、一棵掠过去，宽阔的田野向后旋转、旋转着……令人目眩头晕。我缓缓地将目光移到车前窗上。窗外的公路，好似一根飘飘然抖动着带子，逶迤伸展，伸向暮色苍茫的远处……

偶一抬眼，我从反光镜里发现，他正也斜着眼看我。一看，他的目光直勾勾地刺进我胸前、那解开了两颗纽扣的衣领里。

只觉得脸上一阵臊热，我狠狠瞪了他一眼，忙侧过身，扣上衣领。

他“嘿嘿”笑着，并不着恼。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心，呼呼地乱跳个不住……忽然，我想起了哥哥的“姑娘家别随便搭车”的叮嘱，想起了小娟——我的插队伙伴。那年刚开春的时候，小娟探家回来，一进门就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原来，火车晚点，误了长途

班车，小娟就在公路上拦了辆卡车，求司机捎带一段。那司机把车开到荒僻无人的小山沟里，夺走了她的行李、手表和钱……从小娟那呆滞的眼神、流不断的泪珠和揪心的抽泣中，我明白地感觉到，小娟失去的还有更可宝贵的……我不禁又想起了许多和小娟的遭遇相类似的传闻。

象有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我陡地打了个寒战。

我后悔刚才举起手，拦住了这辆飞驰而来的卡车。当时，那怕只要稍想一想，也许我就不会上车坐到这么个家伙的身旁。是了，就在推开车门之前，他从车窗里探出脑袋来，上上下下地将我好打量了一番，那目光显然是不怀好意的！我，我怎么一点儿不曾留心，一点儿不警觉呢？

蓦地，车身一侧。他一下歪倒在我身上。

我尖声惊叫起来：“啊——”

他坐直了，若无其事地又吹起口哨。

眼前、身后的路，笔直笔直，并无弯道，也没有车辆阻挡。他是故意的。

我大声嚷道：“你——让我下去。”

他并不回头看我，脚踩油门，反把车开得更快了。

“停车，让我下去。”

我急得伸手去抓方向盘。

一声尖厉刺耳的怪响。车猛地一跳，刹住了。他手扶方向盘，望着前方，异样地微微笑着，不发一言。

推开车门，一脚刚踏到脚踏板上，我愣住了。

四合的暮色中，田野上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影，看不见

房舍，连一点灯火也没有。深秋傍晚的风，发出阵阵响声，象个呜咽哭泣的女孩子，云层压着大地，灰蒙蒙的比暮色更浓重。

我举目四顾，进退两难。

“下去呀！”

他突然开了腔，声音很粗暴。我忽觉得他的手搭到了我的肩上，那手指如钢条一般，好似直嵌进皮肉里抓住了我的骨骼。他有力地一下将我拉进驾驶室，按到座位上，又一伸手，“嘭”地关上车门。

我蹒跚在座位的角落里，畏惧、恐慌地瞪着他。

他冷笑一声，一下开动了车……

我蹒跚着身子，使劲地往角落里躲，又默默给自己壮胆：别慌，别慌。也许他并不是那样的坏蛋，只不过想跟我开个玩笑，吓唬吓唬我，或者想让我更优厚地酬谢他。我想，不论他要什么，手表、钱、衣服、箱子，统统给他。可是，万一他……我怎么办呢？跟他拚。肩上被抓了一把的地方，疼痛不已，象断了筋骨。我是他的对手么？苦苦哀求。看他这阴沉沉的脸，嘴角上几缕不可捉摸的笑，象个尚还存一点怜悯之心的人么？……

我猛地记起我有一把削水果的刀，放在裤兜里，忙暗中摸索。裤兜里只有一方小手帕，薄晶晶，软绵绵。小刀呢？放在哪儿了？我努力追忆着，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身上的冷汗，被扑进车窗来的风吹着，变成一阵阵透骨的寒气。我使劲咬住牙，却仍止不住上牙和下牙碰击着发出

“喀咯，喀咯咯”的响声。泪水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脸颊流下来……

而几个小时以前，我是何等地兴高采烈，满心里装的都是甜。我分明看见我的生活道路已经变得坦坦荡荡，洒满明丽的阳光，有各色的鲜花开放……

我在素有“十年九荒”之称，以“要饭花鼓”声名赫赫的地方插队落户了十一个年头。今天，终于办妥了上调的手续，与它告别、永别了！我将开始我新的一切。我流着泪收拾好行李，辞别了房东大婶。昨天刚下过雨，田间小路上驮满了重重叠叠、深深浅浅的脚印，象一道一道蹒跚的绳索。一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次，可一点儿也不疼。我欢欢地走着，不，简直在飞，光秃秃的山岗，挂着几片枯叶的瘦树，敞露着褐黑色胸怀的田地……路两旁那黯淡、毫无生气的一切，忽然间迸发出多么辉煌的光彩，任什么样的奇珍异宝也不及它们瑰丽璀璨……

直到车站，我才知道其实我并没有飞起来，相反走得象蜗牛爬。以至唯一的一班长途汽车早已经开走。这本不是好征兆。可我却全然没有警觉，胆子忒大，竟敢贸然迈开两脚，上了路。

……从无垠的大地和黑黝黝看不清姿态容颜的山峦里生发、升腾起来的夜色，掩住了四野，吞没了天空，遮断了视线。

我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车窗外，想侥幸从茫茫夜色中发现一点灯火。有灯光就有人家，就有遇救的可能，生的希望。可是，除了黑暗便是更深的黑暗。车，行进在黑

暗的世界……

我不知道车开得有多快，只觉得迎面扑来的风，一把把无形的小刀似地割着肌肤。风中夹杂着冰凉冰凉的雨丝。

渐渐地，我的嘴唇、脸颊麻木了。我痛苦地闭着眼。我的神经也麻木了。

“把窗摇起来。”

我一动也没动。

他粗鲁地骂了一句，减慢车速，伸过手来摇动车窗的把手。

我倏地竖起身，紧紧地靠贴着椅背，恨不能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张薄薄的纸片，可以让出更多的空间来容纳横在面前的这一条手臂，免得碰着一丝。我注视毒蛇那样，盯着他的手，警惕着它的任何细微的动弹。

车窗被摇上了。

手，往回缩来，微微颤抖着——我感觉到，陡然，在我胸脯前停住了。

好象一头暴戾、凶猛的野兽，伸展出蠕动的触角，在窥测、探定从哪儿撕裂、吞食富有诱惑力的猎获物。

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全身的血液也象凝结了。在整个儿世界上，我知道的只有这样的一只手，蒙着车前灯微弱的反光，在黑暗中显得苍白、狰狞的手。

……手。缩了回去。

血液猛地涌上脑门，心“呼呼呼”地跳着似把车都震得晃动了，我头晕，目眩，恶心，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力气，瘫坐

在椅里，战颤不已。

可我还是强自振作，偷眼注意着他。

他单手点上了一支烟，一口就吸燃掉了小半支。

他并不看我，似乎专心致意地开着车。

烟卷的火光和车前灯的返照，给他铁青的脸涂上了一层暗黄泛红的色泽，更显出丑陋、狰狞，腮帮上的肌肉痉挛着，叼着的半截烟卷抖动得厉害，似乎他正咬牙强忍住什么难忍的煎熬，而那对眼睛则象两点火焰，闪烁着令人胆颤心惊的光，淫邪中掺杂一丝颓丧……

车前灯象两把剪子，撕开乌黑的夜幕，闪烁发亮的雨丝纷纷斜斜，急如乱箭落下。车，在乱箭阵中飞快地穿行，却始终突不出去。

我呆呆地望着乱箭一般的雨，渐渐，听天由命的念头从心底里滋萌。我歪着身子，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无意中，手触到了车门上的把手。

我心中一动，悄悄使劲扳动它。车门开了一条缝，冰凉的风裹着冰凉的雨钻了进来。它们吹开我心头的浓重的阴霾，露出一线蓝天。

“他要流氓，我就推开门往下跳！死也要留个干净的身体。”

我想着，轻而又轻地关了门。

我稍稍安了心。然而，为急难、危险所禁锢压抑着的思想，却因之迸涌出来，怎么也驱赶不开，围堵不住，梳理不清……

房东大婶，死去了的父亲和母亲，小娟与插队的伙伴，幼小时的同学……众多的人一齐从记忆中跳到眼前来了。许许多多亲切、熟悉的脸庞中，有一张愈显清晰：高高的鼻，大大的眼，额前牵着一绺柔软、带点儿卷曲的发，象姑娘家的刘海，轻轻一甩，甩到那浓密、乌黑的发丝里去了，落下一绺，又轻轻地一甩……潇洒，俊秀，飘逸。

“哥哥……”我在心里呼唤着。

这会儿，也许他正在做和妹妹欢聚的梦。我们快十年没见面——可能再也见不着了。我们是这样的一对兄妹啊！他，因为我在插队，上海仅他一人，成为“硬档”随厂去到大三线了；而我，则因为他那时还没走，归入“软档”离开了家。他始终惦着他的妹妹，每月给我汇来生活费，使我在乡亲们蜂拥外流要饭的日子里，没得挨饿。我的生命中有十年是我哥给的。我内衣口袋里揣藏着一百三十二张从汇款单上撕下来的汇款人简短附言的小纸片。在一百三十二张空白的小纸片上，我读到了骨肉至亲的万千嘱咐，绵绵无尽的话语……我又有多少话要对哥哥讲啊，可是……

我情不自禁地去抚摸那一叠揣藏在内衣口袋里的小纸片，哥哥的心。蓦然间，我的手指触到了一件暖烘烘、硬梆梆的光滑的东西。刀，削水果的小刀！竟躲在这儿。

我装得若无其事地望着车窗外，悄悄地掏出小刀，打开了，偷偷背转手，把它藏到身后，紧紧地攥着。

他默默地开着车，并未觉察。

我紧握住小刀，坐着，一声不吭。

窗、门紧闭着的驾驶室里，热烘烘的好似烧得正合适的炕，车轻轻地颠着，又如摇摆不停的摇篮；引擎均匀、单调的运转声中，夹着扫雨器节奏缓慢的“啪——嗒，啪——嗒”响，象一支蹩脚但颇有效的催眠曲。

收拾东西忙了半夜，又东奔西跑，担惊受怕了一天的我，疲乏困倦，眼皮象两座山，我叮嘱自己：“不能睡，千万不……”

可是，我终究还是蒙眬入睡了……

猛然间的一个震动，我觉得象是被从高处抛落下来。我睁开眼，恍恍惚惚地竟不知道身在哪里，一条腿上似有无数枚小针不停地扎着，麻得发胀，浑身肌肉酸痛，整个骨架仿佛松散了……渐渐地，我感觉到了卡车的颠簸，嗅到了汽油味，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动不动地躺着，缓缓地移动目光……

象是遭着了电击，我的心猛一颤。我发觉，我紧紧地偎着他，头歪倚在他胸前。他的胸脯急促起伏，内里发出“嘭嘭”的响声，喷呼出来的灼热的气息冲到我的脸颊、唇边，他的眼里欲火闪烁，那目光粗野淫荡，急切盼待中透露出紧张慌乱。他的手从我的腋下伸过来，围箍着我的身子。

我猛一下躲闪到车门旁，冲他亮出手中的刀。我还不及刺过去，他已闪电般地先抓住了我的手腕。我的手象被铁钳子死死咬住似的，瘫软地松开了。小刀“卟”地掉落进座位下的黑暗里。

他刹住车，熄灭了车灯。

“你……你……你……”

“我们……”他顿了顿，又僵硬地吐出两个字，“好吧。”

我举起另一手，狠狠地、狠狠地朝他脸上打去。

“啪！”

他又一次抓住了我的这一只手。我低头去咬。他两手一使劲，将我推抵在车门上。

他舔了舔嘴唇，说：

“亲亲我。”

我扭过脸，闭上眼，眼前突兀地现出哥哥的面庞。我绝望地喃喃喊了一声：

“哥哥！”

四周那么静，仿佛一切都死绝了。过了那么久，仿佛时间也凝固了。我象是已经衰老，生命的活力正如一片轻烟似地渐渐飘离我的身体，我这血肉之躯正在变成一堆骨骼……

忽然，我的两手被松开了。

车前灯亮了。引擎吼响，抖动了。车微微向后一挫，开了。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车，直向宛如深渊的夜幕深处钻，似要把我带到更黑暗的地方去。

临到头上的蹂躏的突然延迟，令我加倍地骇慌、惊恐，除此以外，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沉闷的引擎声中，喇叭忽地连响几响。与此同时，车，

先向这边又向那边，急拐了两个弯，猛然刹住了。

一切都陷于沉默和静止。

我象被从梦幻中惊醒了过来，看清了车是停在一栋高高的水泥建筑物旁。

“这，是什么地方？”

他毫不理睬，打开他那边的车门，纵身跳了下去。也就在这时，从那栋建筑物里闪出十几条人影。他们中的谁高声问道：

“带回来些什么？”

“少不了大家喜欢的玩艺儿。”他嘿嘿笑着，这样回答。

我的心象猛地被攥了一把。没容我想什么，已有人跳上了后边的车厢，又有人钻进驾驶室。

来人发现了我，一声喝问：“谁？”

随着，几道手电光象锋刃闪烁的剑，刷地直刺到我的脸和胸脯上，直刺到我的心。

显然，他们已经看清了我。顿时间，爆起一阵粗野的狂笑，还夹杂有尖利刺耳的唿哨和怪声怪腔的嚷嚷：

“怪不得回来得这么晚。”

“九十分！”

“交桃花运了！”……

钻进驾驶室的那个向我凑了过来。

我往后躲着，一下紧靠住车门。车门把手猛戳着脊梁骨，痛得我清醒了。我连扳几下，开了门，跳下去。

然而，我站到了几个臂粗腰圆，衣帽歪敞的汉子面前。我